

婚嫁沧桑三部曲之三

屢嫁

王毅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屢嫁：婚嫁沧桑三部曲之三

王毅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6 by Yi W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6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69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42219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851-1

《婚嫁沧桑三部曲》

自序

现将《比嫁》、《跪嫁》和《屢嫁》三部长篇小说以《婚嫁沧桑三部曲》的组合小说形式出版，并不是我在动笔之初已拟定好了计划。在2022-2024年两年间陆续写作这三本小说时是各行其是，各讲各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发生没有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三本书中的人物也互不相关，我每写完一部后就投稿给喜马拉雅网音频网站，陆续播出后得到的听众订阅和评论数量好于我的预期，并有听众希望能纸质书出版，表现出对这些有年代感的婚嫁故事的浓厚兴趣。这才令我逐渐意识到这三本小说极大的共同点：书中写的都是女性的婚嫁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大连，都是以大连解放前后几十年的动荡和变迁作为历史背景，都是在向读者讲述大连的城市故事，这些故事浑然一体地组成一个以那个年代大连女性为主角的年代文字长卷，于是想到将这些故事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可以狗尾续貂地在中国三部曲小说书库里增添我的这一套三部曲。

我书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婚嫁故事中的人物，大都有我听父母讲述过和我也熟知的人物的原型，当年在家里听父母谈到其人其事时，我常常为她们的经历唏嘘不已，感慨她们被大连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常有人说“女人嫁人是二次投胎”，我认为这个比喻虽稍有夸张但并不过分，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就决定了女人婚后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是在岁月静好的和平年代，女性可以按自己比较理想的标准选择结婚对象，自主地嫁人结婚，组建自己的正常家庭。而在我书中的故事里，时代的动荡变换着女性择偶的标准，意想不到的社会变故会促成女性被动地婚嫁，也会拆散原本是正常的婚姻家庭。书中这些看似偶然的个人选择而成的婚嫁故事，其中都隐含被时代左右的必然性。每一个婚嫁年龄的女性，都是在努力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追求自己的美满婚姻梦。但从书中的这些故

屢嫁

婚嫁沧桑三部曲之三

《婚嫁沧桑三部曲》自序

屢嫁

婚嫁沧桑三部曲之三

《婚嫁沧桑三部曲》自序

事看，无论自己当初怎样的梦想和追求，结果无一不是被自己所处年代的环境所左右，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婚嫁乃至人生。而婚嫁大事又不一定是年轻时一次完成固定终身，往往可能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不断地经受各种考验和筛选，可能需要再次考虑何去何从……

我一直认为小说就是作者在讲故事，作者的目就是自己讲故事有人爱听。我这套三部曲里讲的是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的大连故事，是以一些大连普通人为故事的主角，通过他们婚嫁生活反映宏观历史如何主宰普通人的命运。因为大连建市后有四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老一辈大连人曾被动地与日、俄等外来统治者发生交集，各书中的故事明显展示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特别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初，大连完全被苏联红军占领并实行军事管制，按国际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国共双方在大连只能非公开地活动。这一时期，苏联军队军纪不严，致使士兵强暴日本妇女，殃及中国妇女的事件屡有发生，由此出现许多无依无靠的日本妇女，以跪求的方式嫁给中国人以求得安生，所以大连有很多那时组成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这种情况在《跪嫁》里最为突出；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大连多年的片面宣传，大多人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知之不多，不太清楚大连回到祖国怀抱后的前景，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迷茫之中。在建国之后与全国同步面对新的法律和政策、参与各项运动时，也有个相对较慢的理解和适应过程，因此书中那一代人的婚姻，对子女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书中两代人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比嫁》和《屢嫁》中多是这种情况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以大连半个世纪左右的俄、日殖民地为历史背景。

我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后编辑和校对书稿时注意到，在《比嫁》和《跪嫁》中对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的特殊性交代不够，容易令不太熟悉大连历史的读者对关东州、旅大市和大连这几个不同含义地域概念分不太清；对中国人与日本人和俄国人的交集也与影视剧看到的有所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对书中人物的想法和做法的。是因为我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大连人，从懂事后开始就渐渐知道了大连的那段历史，而写作时忽视了各地读者不一定都了解这座曾经是俄、日殖民地城市与各个内地的不同。但这部小说文字量巨大，作者难以回到书稿中一一补足，只能再次在此略补一二，以补缺憾。

大连是一个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城市。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现在大连市区这块土地上只是个名为青泥洼的渔村。清政府战败后在被迫签署的《马关条约》中，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一并

《屢嫁》

序言

完成对本书的校对工作后，接受作者的委托写这篇序言。作者是考虑到书中人物的原形和故事，多年来都在闲聊时多次对我讲过，而且对这些人 and 事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对在书中进行文学化的讲述也都认可，由我从第一读者的角度向读者介绍这部小说，既能代言作者的想法，语气上也能显得比较客观一些，这是我和作者都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大连的女子几次离婚后再嫁的故事，乍听来可能会觉得这女人对婚姻的问题不太严肃。虽然人人都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但故事中女主角郑云月屡次结婚离婚，当然算不上一个传统贤良淑德的女人，但从书中又看不出她是有什么新思想的现代女性，她只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普通女人。她一次次离婚，不是因为与丈夫感情破裂，而是因为有她无法抗拒的外力推动促成。初婚不久，国家新《婚姻法》颁布后禁止一夫多妻，被家中自称童养媳的侍女逼得离婚；再嫁给大连驻军的军官后，夫妻感情也很好，但因丈夫集体转业去边疆农场工作，经历一段两地生活后，丈夫对她或去边疆或留大连都于心不忍，好心地提出离婚；她三婚嫁给驻她任教学校的工人宣传队队员，是为以此免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第三次离婚是因在婆婆有嫌弃她三婚的言语，和妯娌对她的恶语相向时，丈夫总是站在他家人一边求得息事宁人，致使她终于忍无可忍。故事的尾声很有大连的历史特色，说郑云月中学时暗恋过她的一个日本籍男同学，从日本来大连找她欲再续前缘，但她担心两国关系再有变化会成为破坏他们结合的外力，直到书中的故事结束，她还处于徘徊和彷徨之中。

作者在书中不吝笔墨地描写郑云月的柔弱姣好，令读者容易对她产生怜悯和同情，但却看不到她为爱情而牺牲自己静好生活的身影，这与歌颂

割让给日本。后因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日本被动地将辽东半岛交还清政府。之后沙俄以此为理由，逼迫清政府将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这块土地租借给俄国，使这里脱离了清政府的管辖。沙皇俄国殖民者开始在这里兴建港口，规划城市建设，并在1899年设立达理尼市政厅。改革开放后大连市政府确认这一年是建市元年，并在1999年举办了建市百年系列纪念活动。1905年被日本殖民者取代后，又进行40年的殖民统治，光复后又有苏联红军进行军管和驻扎，直到1955年才撤军回国。从建市之后，这里不曾有过清朝和民国的地方政府，连这座城市名字都是日本殖民者将沙俄称为达理尼的音译改成大连的。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各书中提到的大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大连，仅指现在大连市的主城区；广义的大连是指包括主城区和旅顺口、金州和普兰店的整个大连地区。在俄、日殖民者统治时期，殖民者因这一地区位于山海关以东而成为关东州，将统治机构设在大连市作为关东州的首府。大连光复后，这一地区的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名称也几经变更，先后有关东行政公署、旅大市人民政府（旅顺和大连的合称）和大连市人民政府等，现在大连市行政区划面积略大于原关东州。书中这些地名在不同阶段的含义，能折射俄、日殖民统治和新中国成立后大连各阶段的历史，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书中的故事。

完成这套三部曲小说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希望以此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大连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这座被黄海和渤海相拥的海滨城市，曾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风云紧密相连，所以它的故事也独特而曲折，但愿这些故事读者们能喜欢。

作者
2026年4月28日

爱情坚贞的婚恋小说大有不同。与爱人同甘共苦的爱情值得歌颂，但不一定是普通妇女想要的婚姻生活。怎样评价这个女人的选择是作者的留白，我是很难拿出自己满意的评论。跟第一任丈夫私奔逃离大连，或带着孩子跟第二任丈夫去边疆农场生活，或委屈自己跟第三任丈夫厮守终身，就能得到她要求并不算高的生活吗？不，那只能是她自己做出了牺牲。女人嫁人是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牺牲。如果同情漂亮的郑云月的话，只能哀叹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对她的命运不公，这实在不像是很理想的婚姻。但读者不必“看三国掉眼泪”，而是想着不会再常有社会原因促成的离婚就好。

作者的丈夫 王经勉
2025年11月8日

目 录

第 一 章	竹马娶青梅	001
第 二 章	更与何人说	012
第 三 章	无奈与君绝	026
第 四 章	寂寞无行路	060
第 五 章	聚散苦匆匆	088
第 六 章	进军北大荒	113
第 七 章	归期终有期	130
第 八 章	高楼谁与上	145
第 九 章	烟雨任平生	170
第 十 章	低处不胜寒	200
第十一章	抹去泪千行	231
第十二章	独自也凭栏	256
第十三章	往事已成空	289
第十四章	都付笑谈中	319
第十五章	就随心情游	348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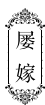
竹马娶青梅

1950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住在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的两家邻居的孩子喜结姻缘。

新郎张鲲鹏住在这条街的200号，新娘郑云月住198号。两人可谓青梅竹马，两家的来往开始于他们的父辈。

从1905年起，日本人沿用沙俄占领时期的称谓，将旅大地区称为关东州，旅顺和大连是关东州下辖的两个城市。起初，大连的城区面积还没有旅顺大。只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大连城市的市区面积快速扩大。从市中心扩展到原来是郊外的岭前屯地区（现解放路武昌街以南、智仁街、葵英街、桃源街到老虎滩一带），发展成为比旅顺大得多的城市。在开发这一地区时规划出一条主干道，就是现在的八一路。这条大道的一端在桃源街与解放路相连，另一端通向付家庄海边，至今这里仍是当年的街区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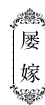
岭前屯因这一带北高南低的地势得名。北边是一道山岭下的山麓坡地，南边是一条河流岸边的狭长平地。大致东西走向的八一路将这一地区分为南北两块，开发商根据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习惯，在路北山坡上建起一座座日式小洋楼，在南边河滩地联排的二层院套式中国民居。这样的规划设计也算合理，日本人喜欢住在山坡上，阳光照射时间长，视野开阔，绿化带环绕一座座小楼，现在仍是大连最好的居住区之一；中国人喜欢靠水而居，认为有水意味着财富，会给人带来好运气，而且也习惯这样二层楼的四合院居住方式。这一带的日本洋房和中式建筑住不只是建筑风格不同，更大的不同是里面的设施有天壤之别。洋房里使用的是自来水，做饭用管道煤气，如厕是抽水马桶，冬天取暖用管道暖气……而中式民居



屢嫁
沧桑三部曲之三

001

第一章
· 竹马娶青梅



屢嫁
沧桑三部曲之三

002

第一章
· 竹马娶青梅

内，除了电灯以外，再无任何现代都市文明成果。院子里通常有一口或两口水井，供居民取水用来做饭、洗衣……院子的角落设有旱厕，需要由专业淘粪工人定期清理。虽然中国式民居不如对面洋房阔绰，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面对大道的院子大门，都是高大的木制大门，足有一尺高的门槛，有的门内还有影壁墙，自然流露出一份中国人的霸气和富有。

这片街区的民居建成后就开始售卖。虽然右面山坡上是日本洋房，但也不是只卖给日本人，也有小部分卖给中国富人。这些中国人并不是大连的普通百姓，大都是当时关内清朝的遗老遗少、失败军阀、避难文人政客等等。这些人首先是有钱，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是日本的殖民地，可以逃避中国的法律管束。而购买大道南边的中国民居则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岭前屯已经开售的中式建筑来了两位购房者：一位是西医大夫张识君，一位是商人郑天宏。张识君从他的别克轿车里出来时，郑天宏乘坐的马车刚好停下。车夫勒住缰绳，郑天宏撩开车帘跳下来。

张识君戴着金丝眼镜，梳着分头、身材挺拔、身着西服、面孔白净，一看就是洋人派头。郑天宏中等个头，穿着马褂，戴着礼帽，四方脸，大眼睛。两人互相看一眼，都明白对方也是来看房买房的。

他们互相看一眼，没说话，却都微笑着。张识君先开口，“先生，您要买这儿的房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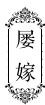
郑天宏点头：“是啊，您也在这儿买房？”

张识君用向往的眼神看着大道对面洋房说：“还是那边的房子好，只是……”

郑天宏自然是明白他的意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张，“我喜欢这儿，房子后面就是河，有水就有财啊！买房风水一定要好，这房子的风水没的说！”

张识君微笑，心里却在想：“土老帽”，那面的房子才是可以享受人生的所在。只是自己独自开诊所才三年多，财力实在是不够买那边的洋房。

看张识君的眼睛依然望着对方，“您在哪儿高就？”



张识君转过头，忙做自我介绍：“我姓张名识君。医学院毕业，现在自己开一个全科医生的小诊所。就是给来看病的患者开点药和简单的处置，自己不能包治的就介绍去大医院，稍大一点的居民区都需要的。我想在这儿买房，也是看好这一带的发展。”说着递上名片，郑天宏双手接过。

郑天宏掏出自己的名片回赠，“我也是。我现在住在寺儿沟那儿，开一家小糕点店，自制自销。我前几天来过，这儿每个院子靠街有五间房子。准备后院做厂房和自家居住，前面做店铺卖点心。这儿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是寺儿沟那儿的百姓不能比的。”

他看着对面山上的洋房又说：“洋房虽好，但临街的都是独门独户住宅，不好用来做生意。”

张识君想到自己要在这儿买房，也是看好临街的五间房子好挂牌开诊所，顿时心情好起来。

“我今年28岁，您贵庚？”

郑天宏回答：“我长你一岁，29岁。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拖家带口啊，不扩大门面不行。这一大家人要吃要喝，孩子要读书，所以，我咬牙买下这个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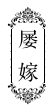
张识君笑起来，“那您是兄长呢。我只有一个女儿。张兄看好房子了吗？”

郑天宏指着眼前的红漆大门楼说：“我已经交押金，买198号院子。今天是来交尾款的。”

张识君笑起来，“我还没定，今天我们认识，也算朋友，就做个邻居吧。我去看看，200号如果还没卖出去，我就买200号院子了。”

两家人先后搬来，成为院挨院的邻居。

有了张识君的这个西医诊所，郑天宏家人有个头痛脑热，自然是先到他的诊所去看。张识君给开药，并不收费。说既然是邻居和朋友，怎么好意思收钱呢。郑天宏家糕点厂做出新的点心，也总是送过去让张家人尝尝鲜。在心底里，郑天宏是羡慕张识君的。人家喝洋墨水的，只用一个听诊器和两间屋子，就能开一个诊所。所有的手艺都在脑子里，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钱，会像自来水一样流出来。自己只是初小毕业，虽然看着支的架子



挺大，可出的力和吃的苦也不是一般的。雇工、进货、买机器、做点心，哪一样都得尽心尽力。张识君对郑天宏也是佩服的，他只读过几年书，闯关东来大连从学徒做起，能吃苦能受累，几年后自己就撑起这么大一个糕点厂，也很了不起。两人惺惺相惜，渐渐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巧的是，1931年，两人的妻子几乎同时怀孕。郑天宏已经有两子一女，对妻子生儿生女并不太在意。张识君只有一个女儿承欢膝下，一家人都希望再生一个儿子。他心里希望生个儿子继承自己的诊所，虽然不会大富大贵，却也可以不愁生计。毕业后这些年，他早已没有了当年读书时为国家医学作贡献的宏大志愿，只想着一家老小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

两人喝茶聊天的时候，张识君说：“如果我能生个儿子，你生个女儿，我们就做儿女亲家吧。”郑天宏爽朗地笑起来，“兄弟，那我可是高攀啊！我这没读书的人攀上你书香门第，那是高攀啊。只要你家弟妹也同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张识君笑道：“不能说高攀，哥你就是出生在农家，没有机会读书。你看你俩儿子和女儿，都聪明伶俐着呢，哪个不是人中龙凤？将来必定成气候的。”

郑天宏点头，“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要说一点钱没有是不可能的。可我不扩大生产规模，也没再买院子，就是想着他们能读到多高的书我就供到多高。我没读过书，可不能让孩子不读书啊！不求他们出人头地，只求他们腹有诗书。不像我，一天忙得脚不沾地，挣点家当谈何容易啊。”

张识君点头道：“哥，不会错的，他们都会有出息的。”

晚上，各自回家对妻子说这件事。郑天宏的妻子梁美珍从心里赞成。女人的想法和男人不一样，梁美珍想的是，如果能嫁到张家，两家人一墙之隔，娘家人天天能看到嫁出去的女儿，岂不是一桩美事。

张识君的妻子齐德笙却有自己的看法。齐德笙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本来也是学西医的，毕业后，张识君不愿意去医院工作，要自己开诊所，她只好自降身份，给丈夫做护士、出纳、会计，所有杂事一人承担。这些年张识君的诊所收入越来越好，就雇了护士和财务。齐德笙便不再工作，安心在家做专职太太，生活倒是轻松。不过，她心里还是不太平衡。毕竟